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文鸿 李君 / 著

独立寒塘柳



柳

如

是

传

有悵寒潮，
无情残照，
正是萧萧南浦，
更吹起，
霜条孤影，
还记得，
旧时飞絮，
况晚来，
烟浪斜阳，
见行客，
特地瘦腰如舞，
总一种凄凉，
十分憔悴，
尚有燕台佳句。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独立寒塘柳

文鸿 李君 / 著

柳

如

是

传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独立寒塘柳: 1: 柳如是传/文鸿, 李君著.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0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ISBN 7-80611-920-5

I. 独… II. ①文…②李… III. 柳如是(1618~1664) - 传记 IV. K82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4489 号

中国历代才女传记丛书

独立寒塘柳

——柳如是 传

文鸿 李君 著

责任编辑: 翟建文 装帧设计: 李文侠

美术编辑: 李文侠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邮政编码: 050071

网址: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 转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石岗大街柏林路 7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2.875 印张 322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21.00 元

ISBN7-80611-920-5/I·821

目 录

小引 穿过历史的尘埃·····	(1)
第一章 青涩少年时·····	(3)
第一节 人生，从盛泽开始·····	(3)
第二节 转瞬即逝的朝云·····	(8)
第二章 松江烟月·····	(18)
第一节 初入风尘·····	(18)
第二节 佘山盛会·····	(32)
第三节 春鸟伤歌·····	(38)
第三章 风雨南园梦·····	(56)
第一节 初现双双影·····	(56)
第二节 嘉定之游·····	(75)
第三节 艳阳春梦·····	(84)
第四节 人去也·····	(97)
第四章 流转的秋萍·····	(117)
第一节 孟阳的痴梦·····	(117)
第二节 念飘零何处，烟水相闻·····	(124)
第三节 西湖，载不动许多愁·····	(134)

第四节	断交燕子庄·····	(145)
第五节	萧萧寒柳·····	(154)
第五章	常熟有个半野堂 ·····	(166)
第一节	牧斋的心事·····	(166)
第二节	过访半野堂·····	(176)
第三节	寒夕文宴·····	(193)
第四节	躲不开的纷扰·····	(202)
第五节	烟月愁端·····	(211)
第六节	送别·····	(221)
第六章	终于实现了梦 ·····	(229)
第一节	归来的陌上花·····	(229)
第二节	魂系金山·····	(239)
第三节	绛云风流·····	(251)
第七章	短暂的南明王朝 ·····	(261)
第一节	难眠金陵夜·····	(261)
第二节	那一池清水·····	(270)
第八章	报韩复楚 ·····	(290)
第一节	徒行赴难·····	(290)
第二节	重返绛云楼·····	(301)
第三节	金华之行·····	(313)
第四节	光复的希望·····	(328)
第五节	希望，沉沙折戟·····	(341)
第九章	岁月沧桑 ·····	(360)
第一节	唯一的红豆·····	(360)
第二节	她眷恋的人去了·····	(372)
第三节	家难·····	(381)
第四节	说不尽的憾恨·····	(392)

尾声.....	(401)
参考书目.....	(405)
后记.....	(407)

小引 穿过历史的尘埃

柳如是，何许人也？

明末名妓？风尘才女？还是名士艳姬？尚书夫人？

如果你想撩开历史的迷雾，拂去时间的尘埃，一睹柳如是真实的面容，单单靠翻阅那些记载着中国人历史的典籍文诂，是远远不够的。在你浏览了那如烟似海的典籍之后，会从内心的深处涌上一股深深的遗憾，因为，在那里，没有一个方方正正的汉字，能够透露她存在的身影，传递她生活的气息，散发她曾经有过的独特的风韵。只是在野史笔记中，有着一些零零落落的句子，遮遮掩掩地，闪过她明眸的一轮，或是翠芜一掬，但是，当你想进一步追寻她的影踪，勾勒她的身形，她却又倏然化作一片轻烟，隐没在惆怅迷离的文字中去了……

中国人是历来讲究“名”的，用俗话说，就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历史典籍中，我们能发现为数众多的追求“声名”的事例。秦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振臂一呼时就有说法：“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① 好一个“举大名”！就连普

^① 《史记·陈涉世家》。

通百姓，都能发出这样的呐喊，由此可知，中国人对声名有多么得重视了。

可是，只要我们稍微翻翻史册，就会发现，昂然站在里面的，无论是帝王、公侯，权臣、要相，亦或奸佞、祸阉，净是些须眉男子。当然，也有一些女性，摇曳着绛色或青翠的衣裙，羞怯怯地玉立于男人的夹缝中，我们从男人浮光掠影的笔下，看到的仅仅是她们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侧面，她们的“历史”，不过是几首清丽幽婉的闺阁诗词，或是流布当时的逸事闲情。至于她们的整体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历史似乎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

掩卷沉思，叫我们禁不住发出一声声长叹短吁：青史留名固难，女子若要着名于青史，则更难矣！如是幸运，她的俏丽身影隐隐浮现于男人的笔端；如是又不幸，她只能化作一抹轻逸的浮云，飘游在江左名士、东林巨擘的身旁，漂浮在历史的天空。

穿越久远的时间，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在典籍的残片中苦苦追寻，柳如是，你这个曾鲜活于三百年前的美丽女人，到底有着怎样的一副容颜？

第一章 青涩少年时

第一节 人生，从盛泽开始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柳如是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从此，开始了她坎坷的一生。

关于柳如是的出生地和她父母的情况，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据与她同时代的文人沈虬说，在崇祯九年的时候，他曾随当时的复社领袖张溥到过吴江盛泽镇归家院，本来，他们打算拜访当地的一位叫作徐佛的名妓，遗憾的是，徐佛已经在前一日从良出嫁了。不过，他们未虚此行，在归家院，他们认识了徐佛的婢女、气度不凡的柳如是（实际上，其时的柳如是身份已不再是徐佛的婢女）。他们和她一见如故，并将她带到了停泊在垂虹桥的舟中，大家一起饮酒做诗，非常尽兴。沈虬从柳如是说话的口音判断，柳如是“乃禾中人也”。^①禾中，即浙江嘉兴，因为嘉兴是一个

^① 沈虬《河东君传》。

著名的禾稻之乡，所以有此别称。

刚刚降落人世的柳如是，并不叫这个名字。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几经考证推测，柳如是本姓杨，名云娟，后来，曾随身世的变迁而几度易名，仰慕她的文人才子也曾赠与她许多名称雅号。但“云娟”这个名字，当是她亲生父母所起，平常普通，是江浙一带女孩子常用的名字，没有丝毫的传奇色彩，但也略略透露着些许妩媚，寄托着父母对女儿的美好祝愿。

祝愿总是一厢情愿，并不容易实现。不知是天灾还是人祸，小小的云娟过早地被抛入社会，从此，便像一叶随风流转的浮萍，飘荡在江湖的风涛浪谷间。这个变故，发生在崇祯元年（1628）的某一天。

那一天，和流水一般的其它日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于杨云娟，却太重要了。当她带着世上唯一属于她的东西——她的名字，迈进盛泽镇归家院的青漆大门的时候，她的人生，便被彻底改变了。

归家院，这个雅致精妙的“十间楼”，为她铺就了日后走向历史舞台的最初道路。

盛泽镇隶属苏州府的吴江县，以产丝绸而著名。它毗邻嘉兴，地处江浙交界地带，河湖港汊，交错相通，菱藕莲芡，丛生湖荡之间。

明朝初年，盛泽镇只是一个不大的村落，居住着五六十户人家。到了嘉靖年间，盛泽镇已经十分繁盛，经济地位得到了时人的注目。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曾描述过这一时期的盛泽：居民“俱以蚕桑为业”，利丝织绸，“经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要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升。”

显然，这里已发展成了一个新兴的工商业大镇。三保太监郑和七下南洋，为中国的东南开辟了航路，海上交通日盛。盛泽的丝绸得以远销到东南亚各国，盛泽镇因此而一跃成为东南沿海的丝绸集散中心和商业重镇，一时间舟楫往来，川流不息，行商坐贾，云集盛泽。这时的盛泽，市井繁阜，烟火万家，俨然一江南巨镇矣。

商贾辐辏之处，向来为青楼麇聚之所。客寓盛泽镇的富商大贾们，鲜衣怒马，征歌狎妓，挥金如土。他们不单给这个镇子带来商业的喧嚣，还给它带来了时尚的浮华和繁荣。不过，在明朝末年，这样的情形举国皆是，并非盛泽独有。

明代初期，北、南两京都设有专门的教坊司，曾有北京的東西两陀、南京的“花月春江十四楼”之说。南京十四楼实际上是十六楼。“十四”不过是相沿已久的一种说法。这些都是由官府设置的妓院场所。宣德三年时，明宣宗整治风化，提拔顾左为右都御史，主持风宪，这个顾左立功不小，两京的教坊妓业大受挫折，渐次凋零。到了万历年间，许多歌台舞榭，都已变成残垣断壁，徒生出无限的萋萋芳草，接受后来风流文人的凭吊。

但这只是官妓的状况。民间青楼和地方乐户此时却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地生长。那些腰缠万贯的盐商、布商、绸丝商、茶商，以及各色经纪人等的大量涌现，大大刺激和推动了地方妓业的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受到官府抑制的官妓，也逐渐转向社会，不再一味为宫廷贵族承应歌舞，表现出与地方私妓合流的趋势。于是，在商贸往来频繁的城镇，特别是东南地区的很多城镇，都有兴盛旺达的青楼妓业。盛泽所处的江浙一带，就是六朝金粉的遗地，其声伎风流，自是甚于他处。

杨云娟落入妓家，虽不知其确切原因，但据当时情况，细究起来，大约不出籍没或者货卖这两种。

籍没是古代官府把罪犯的女性家属籍为婢女，这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官伎的主要来源，史书中屡见不鲜，明代也有案例可查。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妇学》一文中说道：“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之家多沦北里。”此番感慨，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货卖则分两种：一种是逢天灾人祸之年，贫寒人家计穷路绝，难以生存，不得已把自己的妻女卖入妓院或者富家。另一种是自卖，多为中下之户欣羨富贵侯门，将女儿弱质之身托送高枝，一旦能够得到官宦人家的恩宠，则“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期图“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但无论是籍没，还是货卖；是落入水深火热的娼家倚门卖笑，还是走进相府的大门，在深深的庭院里穿起绯红色的纱裙，她们的地位和她们所体现的价值，都是无法区别、比较的。

幼小的云娟被迫落户归家院的时候，怕还不明白这些道理。在她内心深处，或许也埋藏着对哪一位相公、官人的朦胧企盼。在当时的情况下，她只有获得了某位相公、官人的青睐之后，才有可能脱离归家院，走向梦想中的幸福生活。

云娟在归家院的早期生活，应该说与通常的青楼小婢没什么两样。不过，由于归家院的女主人——徐佛本人与众不同，她手下的小婢自然也就比一般人高出了一流。

仲廷机《盛湖志》记述，徐佛本是嘉兴人，后来随着母亲迁居到了盛泽，几年后，她以其风姿才色，成了镇上的名妓。云娟来到归家院的时候，徐佛已经招收了几个女孩子，做了鸨母。可她毕竟曾为挂冠的名妓，久经风月，不同凡响，言谈举止之间，自然透露出一份人情的练达和超常的心智见识。

杨云娟的归家院生活，就从做婢开始了。

中国的奴婢制度，历史上延绵将近两千年。奴婢这一特殊的

社会阶层，身系于主，没有自由，终身听从家主的役使。从古代的戏曲小说中，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官员出行，有耀武扬威的随从相跟；公子进京赶考，身前有挑担的小书童，身后有挥汗巾的老仆；富态的老夫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两角青衣扶老身”；逛后花园的小姐，则一定有个善解人意的贴身小丫环，替她给意中人传诗递话。

奴婢已遍布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流风所至，青楼亦有蓄养奴婢的现象。在妓院里，作为一家之主的鸨母是不会从事家务劳作的，她也不会叫凤钗榴裙、光彩艳人的迎客妓女去躬身洒扫。这样，已小有经营规模的妓院，势必需要一些专门的粗使丫环，扫地抹桌，端汤送水，又有一些伶俐俐样、口齿清亮的丫环，能走进装饰堂皇的客房里，做些精巧细活，跟前随后地服侍鸨母和那些地位高一点的妓女。

云娟长得娇小玲珑，在院子里来来回回走动着的小婢中间，很是引人注目。老练的徐佛只用眼光扫扫，就能判断出她的姿质来：那利落的身形，细净的皮肤，生动的眉眼，灵巧的谈吐，最要紧的是她的性情不俗，还会用一点女孩儿家的心机。过不了多久，到这里的商家士子们就会把眼睛盯在她身上，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她身上！

徐佛把云娟从丫头堆里挑了出来，免了她的粗使杂役，将她收到身边做了贴身婢女，又教以琴棋书画，加意进行培养。而云娟也的确没有辜负徐佛的一番苦心，她的机巧，她的乖觉，以及她一点就通的伶俐，使她深得徐佛的欢心。

归家院风雅而华奢的生活，渐渐浸没了年少初成的杨云娟，她在铅红黛粉中不经意地挥洒着她的童真和稚趣，直到她被卖入故相周延儒家，强迫步入成人的世界……

第二节 转瞬即逝的朝云

人的命运，有时候是在偶然之间被改变的。

崇祯二年（1629），宰相周道登受御使田时震、刘士桢、吴之仁等人的交相弹劾，被罢归原籍。远在吴江盛泽归家院的杨云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被免职还家的吴江故相，将又一次牵动她命运的锁链。

周道登，字文岸，号念西，祖籍吴江。周家在吴江也算一个有些名望的诗礼之家，读成圣贤书，货与帝王家，便成了周道登所能选择的唯一一条人生之路。事实上，他在这条路上走得也算平顺。万历二十六年（1598），老天总算没有辜负有心人，自小苦读的周道登荣耀地考中了进士，从此开始了节节上升的仕途生涯。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他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被起用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元年戊辰六月，又被加封太子太保，晋文渊阁，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然而，周道登性格木讷倔强，不好矜饰，因而被许多人所疏离，甚至连皇上也不喜欢他。

谈迁（字孺木）《枣林杂俎·和集丛赘》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

一次，道登侍朝，不知何故默立而笑。熹宗见之，请问其故。而他却既不回答也不谢罪。皇帝虽然觉得莫名其妙，但幸好没有追究他的罪责。退朝之后，与周道登一同入阁的华亭钱相国（龙锡）就此事向他询问，谁知他却硬邦邦地说了一句：“已笑矣，奈何！”

周道登的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周道登性格木讷倔强，却是个孝子。父亲早逝，他由母亲教

养成人，所以对高堂老母极为孝顺。道登见母亲年事已高，便想找一个伶俐善解的使唤丫头，在母亲身边尽心侍奉。买来几个小丫头，谁知都不甚中老人的意，于是下力气四处寻找，物色来物色去，不知怎的，竟找到归家院杨云娟的头上。

云娟在归家院的日子已经不短了，昔日那个羸弱瘦小的女孩，已变成娇小可爱、姿韵动人的娟娟美人。当徐佛把她领到周府家人面前的时候，她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惊诧与慌乱，在这座人来人往的大院里，这样的事情是很常见的，小云娟并不感到新奇。不过，她稚嫩的脸上流露出的那份平静和镇定，还是让徐佛感到了些许讶异。心智颇强的徐佛心情复杂地送走了杨云娟，直觉告诉她，这个女孩不一般。

坐在驶往吴江的马车上，听着马蹄踏在青石板路上的脆响，云娟的心随着车身的颠簸起起落落。侯门一去深似海，等待她的将是怎样的人生命运？想着自己正一步步向着那个神秘莫测的深宅大院走去，云娟的心中自然掠过一丝忧恐和不安，但更多的，却是暗暗的欣喜，因为从眼下看，她已经远离了归家院，远离了风尘世界，这一点，已足以令云娟那颗小小的心感到安慰的了。

水乡吴江是一个风光旖旎、民物丰阜的所在，它西临太湖，东傍澄湖，著名的京杭大运河从它的身边流过，这里商贾骈集，船只往来，为当时的水利运输津要。市镇里面河道纵横，港汊分歧，古老的青石板桥街下，是潺潺的流水，一幢幢小巧的民居宅院倚水而立，粉墙黛瓦，清雅脱俗。

吴江故相的府邸，虽不华贵富丽，却自有其气派与威严。它临街而建，砖墙包围，门楼高耸，朱门石狮，显示出主人身份的不俗。住宅之内，中间是花厅、大厅、住楼、厢房，东西两厢，

有耳房、客房、佛楼和花园。房屋之间，院墙相隔，库门相连；天井之内，池清石幽，花木扶疏；花园之中，山奇水秀，树老石拙，亭台清雅，轩馆敞洁，意趣天然之中，又透着精细与别致。

云娟的到来，给周老夫人暮霭沉沉的晚年生活吹进一缕清新的风。当她在周家仆妇的引导下，穿过一条条备弄游廊，走过一所所天井院落，终于来到周老夫人的卧房时，整个居室仿佛因了她的存在而鲜亮起来。她落落大方地向老夫人行礼，口齿伶俐地请安问好。周母睁起昏花的老眼，只觉得眼前有一枝粉嫩的小荷在迎风摇曳，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风姿绰约、明慧动人的小姑娘。

在以后的日子里，云娟几乎寸步不离地陪伴在周母身边，陪她吟诗对弈，谈谑游玩。她的学识和才艺，几乎在每一天都能给周母带来惊喜与快乐；她文雅的谈吐和良好的教养，让周母感到如润物春雨般滋润舒帖；她将周母的一颦一笑，全都细心地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嘘寒送暖，无不恰到好处。很快地，云娟便成了周老夫人生活中离不开的左右手。

时光就这样一天又一天地在服侍周母、承欢取乐中打发过去了，归家院在云娟的记忆中渐渐变得遥远而模糊。日子虽然单调，云娟年轻的心倒也如潮水般澄澈而宁静。然而，造化之手却总不肯清闲下来，人的生活便因此而充满了难以预料的突变与转机。

周道登第一次见到这个被母亲唤作“阿云”的女孩时，他的眼睛仿佛被什么东西点燃了一般地闪亮起来。这个娇小的女孩子，就像一株带露的杜鹃，浑身上下洋溢着活泼泼的生机与活力，流淌着一种来自锦心慧性的聪灵雅秀的韵致，像一首诗，一幅画，余韵悠然，袅袅不绝。与她相比，他那些个妻妾，就都成了匠人堆扎的假花，毫无灵气与个性。周道登素以风流自居，家

中广蓄姬妾，云间才子宋征璧有诗形容他，“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可见周道登在烟花风月上毫不逊色。明中叶以后，社会习俗日渐浮华，僭越之风遍及朝野上下。江南素来被称为风花雪月之地，富贵温柔之乡，留恋声色，买姬纳妾，蔚然成风，即使是平民百姓，三妻四妾亦不为鲜，何况宦宦缙绅、曾经位及人臣的周道登？

主人的意愿岂能违背，在偌大的相府里，一个小小的婢女，不过是路边的小草，任人采撷与欺凌。从古到今，婢女始终生活于轻贱鄙薄中，何曾有过独立的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婢，乃女之卑贱者也，在事事都是男人说了算的社会里，女人的地位就够低下的了，作为人下之人的婢女，哪还有说话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在古代，无论是法律，还是社会习俗，主人都对婢女有绝对的优先占有权，主人宠幸婢女，那是豪门大宅里常有的事，如果主人宽厚，给她一个名分，让她由婢而妾，则实在是极大的荣耀和幸运了。然而，这件事对于云娟却有一点点不同，她的背后有周母的宠爱，这就使事情有点不大好办。

周道登搬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先贤古训。这个藉口很是冠冕堂皇，而且又确是事实，因为周道登的妻妾虽多，却没有一个人为他生下承继宗祧的子息，他只好将自己兄长的儿子振孙过继了来。天下的母亲，胸怀都是无私的，肯为子女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一个用着得手的小丫环算什么？更何况事关子嗣大事。就这样，云娟由周母的爱婢，“荣升”为周道登的最末一房小妾。

一个是豆蔻华年的如花少女，一个是年龄足以胜任她的父亲的耆耆老翁，没有花烛与婚礼，没有祝福和亲朋，只是主人轻轻的一句话，便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她整个人生轨迹。

微风吹拂，树影婆娑，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棂，照着素笺上墨